

# 一曲生动立体的海难悲歌和人性壮歌

## ——长篇小说《里斯本丸悲歌》读后感

□姚碧波 文/摄



由曾有情、张子影这对作家伉俪创作的长篇小说《里斯本丸悲歌》，近日在舟山举行新书推介会（见上图）。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们读到了一曲生动立体的海难悲歌和人性壮歌。

最近“里斯本丸”沉没事件或者说“东极岛”这个话题比较热，这源于管虎、费振翔导演的正在上映的电影《东极岛》。而在去年，由方励执导的《里斯本丸沉没》上映，以纪录片的形式重述往事，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如今《里斯本丸悲歌》这部精品力作又一次让我们的目光，聚焦到了80多年前东极渔民冒死营救英军战俘壮举的那段历史。

在东极庙子湖岛上，有个“里斯本丸”沉船纪念馆，设在二楼，里面不仅有雕像，还有饭桶、菜篮等当年救人时用过的用具。

1942年10月2日，满载着1816名英军官兵的日本船只“里斯本丸”，在驶向日本的途中，因未按《日内瓦公约》悬挂战俘标识，在舟山东极海域，遭到美国潜艇攻击而沉没。为掩盖罪行，日军竟企图屠杀落水战俘。冰冷海水吞噬生命之际，东极诸岛的渔民义无反顾地驾着小舢板冲向险境，在日军枪林炮雨的威胁下，他们凭借勇气与智慧，从死神手中抢回了384名英军战俘的生命，并最终将其中的3名送往重庆。而800多名英军战俘葬身大海之中，他们的残骸至今仍躺在那片海域冰冷的海底。

英国伦敦当地时间2015年10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时，在祝酒辞中，他谈到了二战期间舟山渔民勇救日本“里斯本丸”上数百名英军战俘的故事。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曾7次来舟山调研，其中还到过东极，所以知道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作为报社记者，我曾多次到过东极，也熟悉这段东极渔民勇救英军战俘的历史。在“里斯本丸”沉船纪念馆里，有一份“浙江档案馆东极渔民参与海上拯救英俘的名单”，长长的一串，这多达198人的名字将长留人间（《里斯本丸悲歌》后记中把“营救英军战俘的东极渔民名录及简况”全部罗列出来了）。因为他们体现了舟山渔民舍己救人的壮举，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大无畏精神。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里斯本丸悲歌》值此之际出版，意义深远，它以文学的深邃笔触聚焦那场浩劫，展现了平民英雄的人性光辉，诠释了无畏勇气与生命救赎的永恒主题。

我拿到此书时就被封面所吸引。深蓝色封面上，血色的船影、惊涛骇浪中挣扎求生的身影，与渔民划着小船奋力救人的无畏形象，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十分震撼。而出版社的两句推荐语则点出了此书的核心：“艺术再现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军旅作家书写中国渔民的大爱无疆”。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把这部小说看了一遍。28万字的长篇，读起来确实有些累，但由于对这段历史熟悉，不知道作家是如何用小说的形式来书写这段被尘封的血色历史，所以是抱着好奇心一路读下来的。

小说以“里斯本丸”沉没的真实事件为背景，

以东极渔民勇救落海战俘为素材，以小说的艺术方式，成功塑造了林海生、沈青梅、施百志等东极渔民，陈阿蕾、波仔兄妹等港人代表，威廉斯·彼得、亨利·格雷西等英军战俘和秋野一郎等日军暴徒的人物形象。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东极、香港、“里斯本丸”多地多线索交叉进行，把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与一艘“地狱航船”深度捆绑，与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紧密融合，艺术地再现了日军的残暴、战俘的绝望挣扎，以及舟山渔民善良勇敢和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部小说找到了不同于传统战争叙事宏大视角的故事讲述方式，而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贯穿着林海生与沈青梅、陈阿蕾与威廉斯·彼得的两段爱情故事，从个人的情感到升华的大爱，再加上对海岛海洋风情的描写和史实背景的穿插，还是容易让人阅读的。

记得媒体采访时，参与当年营救的林阿蕾说：“我们渔民历来有个传统，发现有人落海，就要拼命相救。”多么朴实的话，道出了这背后的精神传承，就是千百年流传至今的舟山渔民救人精神，包含着勇敢、互助、担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极渔民的这段义举鲜为人知。也正因如此，东极渔民的壮举更令人动容，更值得书写。真实的事件未必是好的故事，因此需要创作者的创作，但改编的空间存在边界。电影《东极岛》之所以出现两极化的评价，最致命的，是编导将真实的历史抛弃，转而编纂出一个让自己所崇尚的个人英雄主义至上的故事，将平民史诗降格为超级英雄片。历史被套上好莱坞公式，却失去了灵魂。

我注意到，作者在后记的第一句就写到：“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一段悲壮的史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作家总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面临极大考验。”

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著名剧作家刘和平认为：“虚构和想象必须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在这个基础上，虚构的故事更能照亮历史，也能照亮现实。”对于“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叙事而言，保持真实事件中的精神内核与核心动机，于历史的缝隙中彰显人性的光芒，才是对这段历史的致敬。

在这一点上，我想《里斯本丸悲歌》的两位作者做到了，这部长篇小说忠实地还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当下这个历史记忆日渐模糊的时代，《里斯本丸悲歌》让封存在历史潮流中的英军战俘重新获得故事，让沉默的东极渔民从历史暗处走向光明，更让读者在舒适区中感受到道德震撼。

这部作品最珍贵的或许不是它讲述的历史，而是它告诉我们，人性的光辉、勇气与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颂扬。



### 资讯播报

★ 上海和平书院入围2025年“年度公共图书馆奖”。2025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年度公共图书馆奖”颁奖典礼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上海和平书院（虹口图书馆和平分馆）成为三家入围图书馆的唯一亚洲代表，总评分位列全球第二。

★ 刘震云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举办讲座。他在现场分享自己为什么写作：“生活、文学，突然跟哲学发生了关系。它不仅是人物本身，更是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背后的那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在其他的书中可能没人说过。由这个道理，再反过来生成人物和结构。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有时候，你说出的话没人听见，但沉默的声音却震耳欲聋。这是一种哲学。我写的人物，都是能发出这种震耳欲聋的声音的人。”他也聊人为什么要阅读：“为了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

★ “鲁迅同款毛背心”登热搜一位。在刚结束的2025年上海书展上，一件鲁迅先生同款紫色绞花毛背心爆火，并于近日登上热搜第一。这件毛背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文创品牌“人文之宝”推出，以复刻1930年鲁迅标志性穿搭的精准设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学者赵冬梅、古董大家马未都等多位作家、学者都曾穿着这件背心。这款承载着历史温情的背心，源自1926年许广平在广州亲手编织后寄往上海的信物，鲁迅在《两地书》中欣喜写下“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无须棉袍了”，如今跨越百年成为年轻人表达文化认同的“战袍”。



★ 阅文集团发布2025年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阅文总收入31.9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8.5%至8.5亿元；在线阅读内容生态持续繁荣，新增作家20万，新增作品41万，在线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至19.9亿元；IP运营业务方面，动漫、影视持续发力，短剧爆款率显著提升。